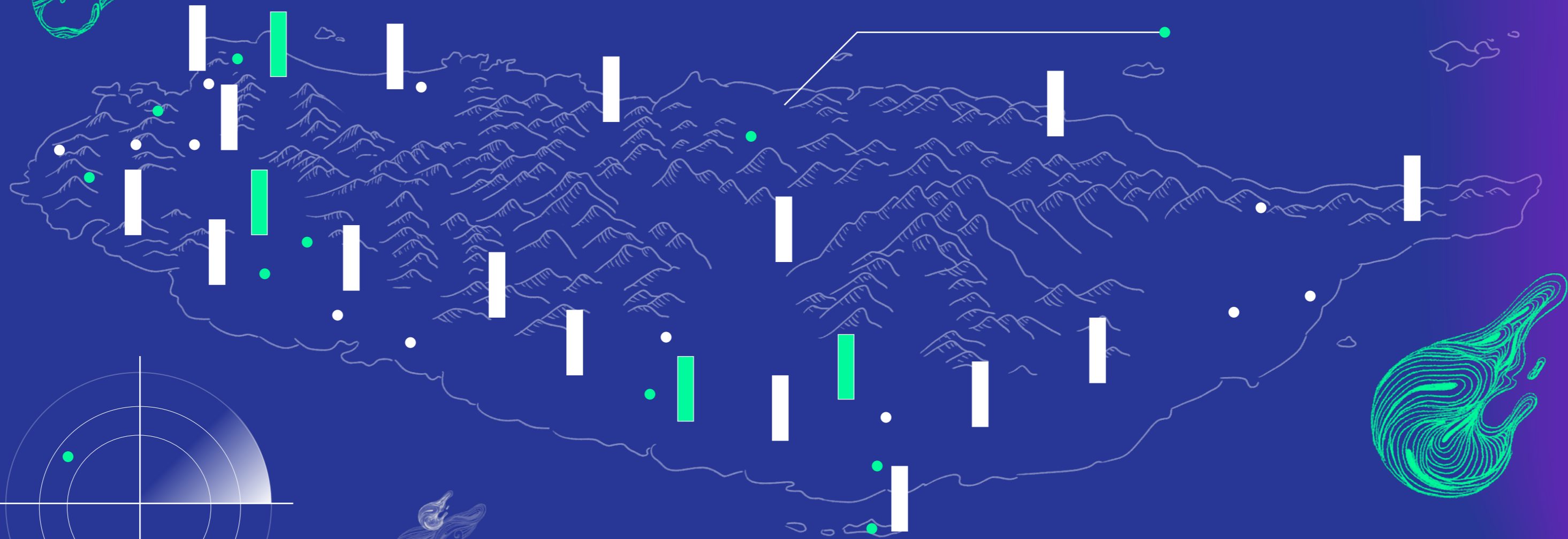


# 搜神記——神明跟著鄉民走



先祖的足跡，是客家的來時路

# THE WAY

鸞堂 Luan - tang



專訪 - 莊興惠

## 鸞筆不只寫下神明說……

在那個醫療與科技都尚未開化的時代，當前往未知境地拓荒開墾時，一旦遇上疫病作祟、身體久病折磨，或不安的心靈需要慰藉與寄託，常民們總會企圖透過各式道具解讀神諭，達成身心療癒……。最初，渡過黑水溝來臺灣開拓的客家先民，藉著以鸞筆傳達神諭的鸞生們，尋求各種治病的濟世藥方；作為守護早期客家先民日常生活禮俗，有著舉足輕重的鸞堂，卻隨著時代轉變，逐漸地淡出客家莊的舞臺……。

### 飄洋過海請神來

「其實文林閣也是以前的客家鸞堂其中一個發源地，你們知道嗎？」正當準備採訪相傳臺灣客家鸞堂起源地之一，芎林飛鳳山代勸堂時，編著《芎林鄉志》的總編輯莊興惠校長，引領著我們從芎林老街出發，一邊指向前方矗立宏偉莊嚴的文林閣說道，「雖然新竹這邊的鸞堂，從很久以前開始就已經不扶鸞了，不過，對後面中南部的客家鸞堂推動發展來說，新竹鸞堂是很重要的關鍵之一。」

有感客家鄉土文化教育逐漸產生斷層，退休的國中校長莊興惠為了協助鄉里留下一本正式的鄉志，他在史料的調查過程中，驚喜地發現「九芎林鸞堂」與「正鸞生楊福來」的關鍵字，多次在各地鸞書，與鸞堂發展的研究論文中出現，「到目前為止的紀錄，都是將臺灣鸞堂大概粗分作三大系統，不過，關於來源，從留下來的紀錄可以知道，源頭都是清末的時候，從廣東的原鄉飄洋過海傳來臺灣。」莊興惠在溯本追源的過程中，從俗稱「善書」的鸞書字裡行間，確認客家鸞堂的版圖擴散關鍵人物之一，「注意楊福來這個秀才，他是中南部客家鸞堂發展史中，最重要的關鍵人物之一。」莊興惠翻著鄉志的〈芎林人與鸞堂戒煙〉，娓娓道來。

### 老校長說：鸞堂就是一張臺灣客家的移動地圖

為何神明選擇新竹作為西部第一站：

莊校長：在臺灣客家鸞堂公認的三大系統中，新竹這支鸞堂可以確定的，是從廣東客家原鄉直接傳入鸞法，也是後來往中南部擴散分支出去的源頭之一。因為來臺開墾拓荒的客家移民先祖，先後在南、北兩地落地生根，我們客家人因為很重視教育，後來陸續培養出許多當地的秀才，從清末開始，臺灣很多人都染上吸食鴉片的惡習，特別是讀書人跟有錢的鄉紳。1897 年的時候，樹杞林人（竹東）彭樹滋回到彭氏家族的原鄉，在廣東陸豐尋求扶鸞戒煙成功，竹東赫赫有名的鄉紳彭殿華聽到消息之後認為，能用扶鸞幫人戒煙是一種善舉，也是身為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……。至於起初臺灣為什麼會傳入鸞堂，主要原因是，以前的人如果身體有病痛，多半都是求神賜藥，或者請神明保佑。當時的知識分子有些是會醫術的，所以祖先渡海來臺後，有許多讀書人就用扶鸞問神的方式，幫人開藥治病。雖然最早有讀書人也從廣東傳入鸞法，在宜蘭開堂濟世，所以彭殿華也曾先從頭城喚醒堂，請吳炳珠來家裡扶鸞戒煙，不過，不知道為什麼效果不好，所以隔了一年之後，還是到廣東陸豐請了五位鸞生，直接到竹東彭家開堂幫人戒煙，之後便將鸞法傳到了芎林。

## A. 新竹州境內的鸞堂，雨後春筍：

莊校長：後來，鄉親們聽聞彭殿華用扶鸞戒煙法幫數十位癮君子成功戒鴉片，霎時間，前來尋求戒煙的人數暴增，彭殿華只好將家中的鸞堂移到芎林的文林閣內，先後開設明復堂與復善堂，幫鄉親戒煙。因為芎林這邊鸞堂的戒煙效果很好，當時的讀書人會四處分贈善書，同時，也在文林閣的文社學術交流時傳揚開來。當時的新竹州範圍很大的，從桃園到苗栗都是新竹州的範圍，所以那些地方的鄉紳和讀書人，來新竹的鸞堂戒煙時，也想順便求鸞法回鄉經世濟民，開分堂。之後，另一群人就到了飛鳳山蓋代勸堂，當時參與建廟的，除了彭殿華之外，還有林學源、楊福來等這些飽讀詩書的知識分子，真正操持代勸堂鸞務的，就是正鸞生兼堂務生的楊福來。要知道，鴉片是當時統治者很重要的稅金來源，用扶鸞的方式有效戒煙，日本政府當然反對。所以，後來專門幫人戒煙的代勸堂和復善堂就被盯上……。其實北部的扶鸞戒煙的活動持續也沒有很久，大概到了 1901 年左右開始被大量取締，之後很多地方鸞堂都銷聲匿跡，暫停扶鸞。

## B. 鸞堂下一站，立足中部：

莊校長：後來隨著日本政府的監控和打壓，又加上 1915 年的西來庵事件，影響全臺的宗教，新竹這邊的鸞堂受到很大的打擊，幾乎完全停止宗教性的扶鸞，不然就是轉型。不過，早期從這邊學到鸞法的中部客家人，雖然也回去設立鸞堂，但是西來庵事件之後，很多鸞法不是失傳，就是沒有人會。原本以前負責主持代勸堂鸞務的楊福來，被苗栗那邊的鸞堂邀請，前往重新傳鸞法。楊福來離開芎林後，開始往中部去推動鸞堂發展，他從南庄獅山勸化堂開始，只要是客家同鄉學成後出去設堂的，都算是從代勸堂傳過去的鸞法，中部各地的鸞堂，如果有需要楊福來過去協助的，他也會前往直接傳授。

## C. 一路隨著鸞書走，南下高屏，開枝散葉：

**莊校長：**楊福來是真正充滿儒家精神的讀書人，他認為扶鸞宣講是很大的善舉，而且開堂也不是自己想開就開，也是要扶鸞之後問神才可以開設，他就跟著神明的指示，後來一路到了月眉協助樂善堂開堂，有時候也往南投、竹山、埔里的中部地區，到那些之前從新竹分堂出來的鸞堂，傳授鸞法，所以很多善書裡面都有記載楊福來的名字。要知道，能夠扶鸞寫出優美的神諭，需要很深厚的漢學底子，南部高雄屏東的鸞堂，是從西來庵事件之後才蓬勃發展推動鸞務，人才中斷很久的關係，所以就請楊福來南下協助扶鸞寫書。也因為有楊福來這種漢學根基深厚，又熟悉堂務的正鸞生協助，後來南部的鸞堂大概從日治後期逐漸開枝散葉。

莊興惠帶領我們初窺客家鸞堂的變遷史，他也感佩當時的鸞生們無私付出，莊興惠說到，「雖然新竹鸞堂這邊運作的時間很短暫，但是，隨著楊福來把客家鸞法傳到中部之後，他的足跡自北到南，一路踏遍當時的新竹州、臺中州、高雄州三州的客家村落，他更是推動了各地客家鸞堂發展。」

客家鸞生的信念，  
絕大多數都是抱持著行善積德，  
視社會教化為己任的儒生骨風。

### 在信仰之外，人文關懷才是儒生的致命吸引力……

最早傳入臺灣的鸞堂功能，一開始只是為了能透過請神問事的力量，抓藥治瘟疫，所以起初是私設在仕紳書房作為扶鸞問事的場所，莊興惠說到，「其實，不管是閩南還是客家，都會有扶鸞，也就是扶乩的活動。自古以來，在知識教育不普及的年代，凡事碰到生活疑難雜症或是身體病痛時，任何人都會想求神解厄救難，這時候，就得透過乩童來跟神明溝通，解讀神意了。」日本時代的臺灣鸞堂，被視為「儒教」的宗教信仰。由於關聖帝君有著忠義精神，是保家衛國的歷史人物，身為儒生，也是佛教裡的菩薩，所以作為三教合一的神明，臺灣的鸞堂，主要就以祀奉關聖帝君為首的「三恩主」，另外兩位是孚佑帝君（呂洞賓）與司命真君（灶神張單），有時也會增加為「五恩主」，但不同鸞堂或者地區傳承精神，而有所不同的組合。

「要知道，用扶鸞戒煙，那是傳神的旨意，還得開藥方，旁邊要有人記下鸞筆畫出來很藝術的字，不是誰都能讀懂神的文字。」身為教育者的莊興惠認為，充滿濃厚人文色彩的臺灣鸞堂有別於一般宗教，以儒家的倫理道德規範做為教義，鸞生扶出著作的善書內容，帶有佛教因果報應勸說，透過道教宣講方式勸民眾為善，主持鸞務的成員，因為都是飽讀儒家經典的仕紳文人，因此，客家鸞生的信念，絕大多數都是抱持著行善積德，視社會教化為己任的儒生骨風。莊興惠回憶說到，「除了在文林閣裡開辦私塾講學以外，像是我小時候淘氣跑進去玩耍的存仁院，就是復善堂到荳林街上開設的慈善教育機構，裡面的仁濟藥舖，免費幫地方窮人義診、抓藥。」



### 莊興惠

新竹客家人，現為竹北社區大學「客家鄉土文化采風課程」講師、新竹縣書畫藝術協會副理事長。曾任新竹縣五峰、二重、荳林、橫山及關西國中校長，新竹縣文化局文獻徵集委員，自退休後積極協助新竹地方鄉志與中小學鄉土補充教材著作，並持續進行客家文史田野調查。

另一支由漢醫魏盛唐與林學源等人開設的復善堂，就是彭殿華之前的明復堂，雖然同為鸞堂，但由於不以宗教扶鸞活動為主，專注於公益教育與慈善事業，進而蓬勃發展成為財團法人存仁院……。雖然日本時代所留下氣派典雅的存仁院洋樓，在1971年早已拆除，但在建築物背後所經營的慈善事業活動，至今依然未曾中斷而持續活躍著，各地鸞堂後來除了發展慈善事業，提供藥舖功能之外，更是兼具私塾教育意義，「那些鸞生都是飽讀詩書，漢學底子非常深厚的讀書人，所以他們把鸞書當成啟蒙教材。」莊興惠認為，當鸞堂功能從戒煙逐漸轉型成為以教授漢文為主的私塾，同時身為鸞生的客家教師們，用從事儒學交流的詩社為名，在鸞堂集結相互吟詩作對，悠遊於文學的國度，抒發情感，找到精神的寄託，除了彰顯自己的文采風雅，並以此作為交際酬酢，也代表客家人崇文尚德的一種精神，各地區鸞堂的鸞生，也藉著扶鸞著書、互贈善書的交流，保存漢文儒學及普及推廣教育。「不過，在日本政府成立正規教育體制的公學校之後，又頒布法規來管理私塾，文社私塾也逐漸停止運作。」莊興惠對於鸞堂轉型後的私塾也隨著走入歷史，不免感傷。

### 客家鸞堂跟著鄉民再次一起走，到元宇宙重新開堂……

「其實，客家鸞堂式微的原因，除了受到當時政府打壓，加上知識教育水準日漸提升之外，主要還是鸞生與鸞務工作人員的培養，青黃不接。」莊興惠感嘆，操持鸞務需具備相當深厚的漢文才學底蘊，還得培養出願意長期投入地方公益與傳承教育的徒弟，人才凋零才是客家鸞堂式微最大的關鍵。

對於幼時似乎曾被母親帶去參與過扶鸞活動，有著薄弱印象的莊興惠認為，「客家鸞堂最主要的功能就是教育，宣講勸人為善的正向能量。」有感現代家庭結構改變，客家文化傳承，也不如往日能直接從傳統大家庭生活中，獲得客家文化與禮俗薰陶的機會，身為文史教育工作者的莊興惠也期望，未來客家再次大遷徙登上元宇宙後，往日作為在客家地區推廣教育、進行公益慈善活動的鸞堂，登上元宇宙裡重生開堂時，元宇宙鸞堂繼續作為年輕世代聚集交流場域，在裡面重新扶出客家人文精神的正能量鸞書，作為傳遞客家文化的靈丹妙藥。